

劉紀蕙
2006 年 3 月 30 日

“Althusser: Subjectivity without a Subject”

- 1 阿圖塞的基本觀念：
 - 1.1 “Marxism doesn’t exist.” Marxism—the void.
 - 1.2 Subject 是意識型態的觀念。沒有主體，只有過程。“There is not subject, since there are only processes.” (59)
- 2 巴迪烏認為一般對於阿圖塞的理解有侷限：
 - 2.1 不應該以拉岡來解釋阿圖塞，因為拉岡將 void 與 “objet petit a”串連起來，而阿圖塞認為沒有主體，所以也沒有客體。所謂客體/對象，只是主體在鏡中的反映。(59) 因此，對象只是不存在之物的影像。因此，沒有主體的過程與沒有客體的過程是一樣的。(60)
 - 2.2 此外，阿圖塞說，具有實踐性的階級革命鬥爭之軍人才能夠掌握關係中的過程，也就是政治實踐者。(60)
- 3 巴迪烏指出，阿圖塞的論點指出：1.政治不是科學，也不是意識型態。2.主體之觀念無法用來進行此區分。3.透過政治，關係之過程才能夠被思考。(60) 巴迪烏的主要論點在於：政治過程是朝向思考的無主體過程，而此過程是具有軍事性質的。(61)
 - 3.1 巴迪烏指出，哲學與政治有內在的有機聯繫。因此，處理哲學之內部，可以看到其政治處境。(61)
 - 3.2 阿圖塞看到了新的哲學可能性。只有在具有政治戰鬥力的哲學，哲學是記錄原本看不到的哲學之可能性的展開，被更新的可思考性。(62)
- 4 巴迪烏指出，阿圖塞知道，如果任何人宣稱要以哲學直接地思考政治，並且重新命名「政治性」the political，那麼哲學便會為國家之目的幸而服務。哲學不是政治的理論，而是 sui generis 的思想活動，發現自身被真實政治 real politics 之事件所制約。而在真實思考政治的運動與 seismographic function 的並行時，阿圖塞才提出了有關哲學的討論：
 - 4.1 哲學不是理論，而是思考思想中的區分，因此哲學不會對政治進行理論化，而會思考政治條件的轉變，區隔的界線，新的區分等等(62)
 - 4.2 哲學沒有對象，哲學的效果是內在性的，哲學要發現將哲學扭轉而朝向政治條件的是什麼。(62)
 - 4.3 哲學要與歷史與政治區分，由於哲學沒有歷史。哲學授予政治事件非歷史性的觀念。(62)

- 5 巴迪烏認為阿圖塞所展現的獨特性是當代哲學論點必須參照的起點。也就是說，阿圖塞在哲學活動的內部效果中檢視政治，於是，他所進行的第一階段工作便是區分(separation)哲學與科學的工作。
- 5.1 對他而言，科學是針對客體而建立的概念性建構，因此，科學是沒有主體確有客體的過程，而客觀性是其主要模式。但是，政治則是沒有客體也不從屬於客觀性的規範。政治的「非客觀性模式」(non-objective norm)可以由黨性(partisanship)、立場(class position)與軍事活動(militant activity)來表示。(63)
- 5.2 中產階級意識型態的特性便是主體的觀念，透過合法性的網絡展開，而將個體從屬(subject)於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也就是「主體/從屬性的召喚」(subjective interpellation)。此處，巴迪烏指出，意識型態的「物質性」便是此「機器/體制」(apparatuses)，而這是國家性的觀念(statist notion)，而不是政治性的觀念。對於阿圖塞而言，「主體」是國家功能(a function of the State)。因此，阿圖塞會認為沒有政治性主體，因為革命性政治不可能是一個國家的功能。(63)
- 6 然而，巴迪烏指出，如此發展，便產生了以下的問題：如果政治「減去」(subtract)對象與客體性（政治不是科學），也減去了主體（政治不是國家功能），那麼，我們要如何區辨政治的獨特性空間(singular space)？(64) 巴迪烏認為，阿圖塞的實踐方式有兩種：
- 6.1 首先，「階級」(class)或是「階級鬥爭」是可以「束縛」(harness)政治的逃逸身份的意符(signifier)。它們是政治的名稱。所謂「階級」便意味著沒有「主體」，所謂「鬥爭」便意味著沒有「客體」。巴迪烏指出，此處的命名是暫時性的，也是可懷疑的，正如 Lazarus 所說的，「階級」這個詞彙在歷史與政治之間流通，而造成曖昧反向併陳的態度。(64)
- 6.2 至於阿圖塞所使用的「黨性」、「選擇」、「決斷」或是「革命性的好戰」，阿圖塞透露出了政治所牽涉的正是主觀性的秩序(subjective order)。(64)
- 7 巴迪烏認為，阿圖塞引導我們思考的問題是：是否可能思考「沒有主體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without a subject)？甚至，是否可能思考「不再是科學性客體的主體的非主體性」(subjectivity without a subjective whose figure is no longer the (scientific) object) (64)？巴迪烏指出，這個「做為哲學內標記其政治性」(intra-philosophical mark of politics)的「沒有主體的主體性」之「謎」(enigma)，便是阿圖塞的「地形學框架」(topographical framework)所朝向的工作(64)。“It’s all there already.”——「都已經發生了」。而此地形學式的結構所能夠讓我們看清楚有三個基本要點：
- 7.1 被經濟決定而有廣大而穩定狀態的物質性。此經濟條件便是客體性的外型，是客體的地點，也是科學的地點；(65)
- 7.2 個體的想像性綜合，命名的行為，則是主體的地點，意識型態的地點，

也是國家操作的範疇。(65)

7.3 具有事件性質的多重決定(evental overdeterminations)、災難、革命、新事物(novelties)、形成中的原則，則是黨性、戰鬥機會、選擇機會可以發生的時刻。在穩定的經濟條件以及國家意識型態之主體功能之下，「多重決定」使得「可能性」得以出現。「多重決定」是「政治性的地點」(political place)。此外，「多重決定」仍舊屬於「主體性」的範疇，因為其牽涉了非主體功能的選擇、黨性與戰鬥力，卻不進行客體性的建構。(65)

8 巴迪烏認為，阿圖塞所進行的哲學思考使我們得以脫離討論權利而具有神學倫理(theological ethics of rights)的「人文主義視野的紐帶」(humanist vision of the bond)，所謂的「共處」(being-together)的觀點。(66)

9 →巴迪烏的「抽象政治」或是「理論性政治」，metapolitics，是否有值得檢討的問題？是否要質疑巴迪烏的樂觀態度？為何「黨性、戰鬥力、抉擇時刻」不會朝向一個尚未成形的封閉系統？從杜亞泉的例子看來，多重決定正好反映出了朝向正在形成的國家體系與主體結構的過程。如果我們真的要展開巴迪烏的論點，我們必須思考此「黨性、戰鬥力、抉擇時刻」在思考中的基進性。

Badiou, Alain. *Metapolitics*. (1998) trans. by Jason Barker. London & New York, 2005.

“Politics as Truth Procedure”

Badiou, Alain. *Metapolitics*. (1998) trans. by Jason Barker. London & New York, 2005.

“Politics as Truth Procedure”

巴迪烏討論有關「事件」的概念，對他而言，事件是具有政治性的。但是，這是什麼意思？在何種狀況下事件才具有政治性？

- 1 首先，事件具有政治性的前提是，此事件之物質性是集體性的(collective)，或是屬於集體的多數性(collective multiplicity)。
 - 1.1 巴迪烏指出，此處的「集體性」不是數字性(numerical)的概念。「事件具有本體性質的集體性，也就是說，此事件提供了真實地召喚全部的媒介。集體性意味著立即地普遍化。」“We say that the event is ontologically collective to the extent that it provides the vehicle for a virtual summoning of all. ‘Collective’ means immediately universalizing.” 而政治的效應即在於「對每一個 X，都有思想。」(for every x, there is thought.” (141)
 - 1.2 巴迪烏所謂的「思想」，是指「任何以主體性考量的真理程序」(any truth procedure considered subjectively)，而所謂「集體」，則是指若此思想是政治性的，其必然屬於所有人 (141)。這不僅只是對誰說話(address)的問題。「普遍性」是政治的內在要素。在政治範疇內，可以辨識主體的思想之可能性是對任何人都會發生的。
 - 1.3 政治的主體是此程序的戰鬥者。戰鬥者沒有疆界的範疇，沒有同一性的主體決心，沒有觀念。“Those that are constituted as subject of a politics are called the militants of the procedure. But ‘militant’ is a category without borders, a subjective determination without identity, or without concept.” (142)
 - 1.4 政治是所有真理程序中，唯一具有一般性通則的結果，也是唯一具有一般性通則的局部主體構成。“In this sense, politics is the sole truth procedure that is not only generic in its result, but also in the local composition of its subject.” 不過，政治本質上便需要宣稱其是屬於全部人的思想。此政治性宣稱便是其構成性的前提。數學家只需要至少另外一個數學家的驗證。愛情至少需要兩個人。藝術基本上不需要任何人。科學、藝術、愛都是貴族式的真理程序。它們說話的對象是所有人，它們也將自身的獨一性普遍化。不過，它們的機制(regime)不是集體式的。可是，政治必然是集體性的。「人民可能展開構成後事件之政治性主體的思想」之論點若無法成立，政治就不可能發生。(Politics is

impossible without the statement that people, taken indistinctly, **are capable of the thought that constitutes the post-evental political subject.**) (local metonymy of its intrinsically collective, and therefore principally universal, being.) (142)

- 2 政治事件的集體性格引發之效果是**政治召喚了或是呈現了處境的無限性** (infinity of the situation)。每一個解放政治都**拒絕有限，拒絕「朝向死的存在」** (rejects finitude, rejects being towards death)。政治也展現了此處境中主體性的無限性。
 - 2.1 科學所試圖捕捉的是空無(the void)與無限，因此並不會關注處境中主體性的無限。
 - 2.2 藝術呈現了作品之有限性中呈現中感性。
 - 2.3 政治則根據「同」(same)以及平等主義(egalitarian)的原則，對待此無限性。(→此處，平等原則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 2.4 科學的第一項是空無；藝術的第一項是有限之數，愛的第一項是「一」，而政治的第一項是無限。只有在政治中，對於無限性的處理構成了此真理程序本身。(143)
- 3 最後，政治與處境的狀態 (the state of the situation)，或是政治與國家之間，是什麼關係？
 - 3.1 **狀態(state)是對於部分(part)與子集合(subset)的符碼化操作(codifies its parts or subsets)**。狀態是對於處境內所有子集合之計算的操作權力的抽象結構(meta-structure)。每一個處境都有一個狀態，都是自身之部分與子集合的內在構成的呈現。處境之狀態也再現了集體處境。**在此集體處境中，獨一性不是被再現，而是被直接呈現出來**。 (“The state of the situation is the operation which, within the situation, codifies its parts or sub-sets. The state is a sort of metastructure that exercises the power of the count over all the sub-sets of the situation. Every situation has a state. Every situation is the presentation of itself, of what composes it, of what belongs to it. But it is also given as a state of the situation, that is, as the internal configuration of its parts or –sub-sets, and therefore as re-presentation. More specifically, the state of the situation re-presents collective situations, whilst **in the collective situations themselves, singularities are not re-presented but presented.**” 143-4)
 - 3.2 處境的狀態永遠溢出處境本身。永遠有比元素(elements)更多的部分(parts)。也就是說，**再現的多數性比在場的多數性佔據的更高的權力位置**。(A fundamental datum of ontology is that the state of the situation always exceeds the situation itself. There are always more parts than elements; i.e., the representative multiplicity is always of a higher power than the presentative multiplicity.) (144)**國家的權力永遠高於處境的權**

註解 [JC1]: 有關部份與子集合的計算操作，是杭席耶討論的問題。

註解 [JC2]: 這也就是杭席耶所討論的集體性。集體性處境本身呈現自身，然而，此處境之狀態再現此集體性，而超出了其元素，其權力的超出，是必須被檢視的。再現超出了在場。

力。國家，經濟，展現了結構性的區分以及上層權力的效果。

- 3.3 這種國家的代表性權力的溢出是無法衡量的。也就是說，國家的權力到底超出個人多少，國家的代表到底超出個人多少，這是無法計量的。政治必然引發國家權力的展示。主要原因就在於政治的集體性，政治普遍地考量此處境中的各部分，也因此侵入國家的領域，也召喚國家的權力，以及國家的壓制。((We know that when politics exists, it immediately gives rise to a show of power by the State. This is obviously due to the fact that politics is collective, and hence universally concerns the parts of the situation, thereby encroaching upon the domain from which the state of the situation draws its existence. Politics summons the power of the State. Moreover, it is the only truth procedure to do so directly. The usual symptom of this summoning is the fact that politics invariably encounters repression. 144)

- 3.4 政治事件以及其引發的真理程序的真正特性，在於此政治事件修正了錯誤，並且測量了國家的超級權力。政治事件打亂了國家權力主觀性的錯誤偏離。政治事件為此處境提供了一個形象，為其權力提供了一個形象，也測量了此權力；也就是說，一個政治事件發生時，也便是國家揭露自身的時刻，國家揭露自身權力之過度膨脹、其壓抑之機制以及暴露此不可見之過度膨脹的測量。(The re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political event and the truth procedure that it sets off is that a political event fixes the errancy and assigns a measure to the superpower of the State. It fixes the power of the State. Consequently, the political event interrupts the subjective errancy of the power of the State. It configures the state of the situation. It gives it a figure; it configures its power; it measures it.) (whenever there is a genuinely political event, the State reveals itself. It reveals its excess of power, its repressive dimension. But it also reveals a measure for this usually invisible excess.) (145)

註解 [JC3]: 只有透過政治事件，才可能測量平常不可見的國家權力。

- 3.5 政治將國家放置於一個距離之外，而得以被測度。若非如此，人民則成為國家沒有距離並且無法被測度之權力的人質。國家是對於其所屬的部份的無法度量的囚禁。這種囚禁之祕密便是超級權力本身。政治是此錯誤權力的中斷，並展現了其對此權力的測度。巴迪烏稱呼國家權力的後事件測度之建立為「政治性規定」(political prescription)。

註解 [J4]: 重要的概念

- 4 有關「政治程序」(political procedure)的數論。巴迪烏指出，拉岡是第一個以系統性的數論來討論主體問題的人，例如以零來討論作為介於 1 與 2 之間距的主體(S1, S2)，作為綜合的 3，或是作為無限的陰性痛快。

- 4.1 政治的第一項式是處境的無限性；第二項式則是狀態的無限，也就是其溢出權力之無限與無可測度，也可以說是國家的超級權力。此第二項式超出於第一項式，其溢額是無法被測度的。如果我們稱呼 σ 為此

處境被限定的無限基數之勢(fixed infinite cardinality)；稱呼 ε 為國家權力之基數之勢。如果沒有政治事件，我們就無法知道關於 ε 如何超出於 σ 。此無法確定的超越遮掩了此處境之狀態的異化與壓抑的本質。(146)政治事件透過具有普遍化功能之集體性物質呈現，替無法測量的國家設定了一個替代性的測度準則。巴迪烏以 $\pi(\varepsilon)$ 作為朝向國家的政治性規定之符號(147)。

4.2 π 代表政治性功能(political function)。

4.2.1 σ ：處境的無限性，被政治事件的集體面向所召喚，也就是說，透過思想之「為所有人」的假設而建立。(149)

4.2.2 $\varepsilon > \sigma$ ：處境狀態的無限性，被壓抑與異化而召喚，可以控制所有集體或是子集合。這是無法被決定的無限數。(149)

4.2.3 $\pi(\varepsilon)$ ：透過政治規定而固定下來的對國家權力的測量。經由此規定，國家錯誤的膨脹權力被中止，而戰鬥性的基本概念得以被使用，而計算政治思想與國家的距離。(149)

5 基本規定性概念之一：平等邏輯

5.1 只有在國家被放置於一個距離之下，才可發生。通常，不是國家的權力禁止此平等邏輯政治，而是此權力之超出是無法度量以及曖昧模糊，使得平等邏輯無法執行。(149)

5.2 這個平等的數字是什麼呢？什麼數字可以讓每一個獨一性在政治思想中被集體性以及同一性地對待？顯然此數字是「一」。然而，把每一人計算為「一」，而實際上這些人卻沒有被計算進來，便是每一個政治思想的危機。「一」是有關相同(same)的數字，而解放性政治程序則是要製造此相同。此「一」使得所有「非平等邏輯之要求」被模糊了。

5.3 要製造相同，把每一個都普遍地計算為「一」，必須要「局部的」(locally)進行，在國家與政治之間的斷裂，在 $\pi(\varepsilon)$ 的原則之下。這就是毛主義政治可以在解放區實驗農人革命，或是布爾什維克政治改變部份政體的計畫。然而，在根據平等原則製造相同之時，或是製造真實之時，政治功能被雙重執行， $\pi(\pi(\varepsilon)) \rightarrow 1$ 而在思想自由的條件下製造出平等，而此自由條件是被國家權力之被限定處而打開的(130)。

註解 [J5]: 很重要的概念

6 巴迪烏指出， $\sigma, \varepsilon, \pi(\varepsilon), \pi(\pi(\varepsilon)) \rightarrow 1$ 政治程序的獨特性在於其從無限進展到一。相反的，有關愛情的程序(amorous procedure)，其援引差異的真理，或是性化的真理，則透過二者的中介而從一進展到無限。如此，政治便是愛情的數字化內轉(numerical inverse)。換句話說，政治終止時，愛情便開始。(151)

7 有關民主，巴迪烏指出，民主是自由與平等的獨特調整而構成。何時會有自由？在政府被放置於一個距離之下時，或是政治功能做為制衡政府的過大權力。 $\pi(\varepsilon) - \pi(\pi(\varepsilon)) \rightarrow 1$ 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蘇維埃政府，或是毛過程的解放區。民主在當今也有其他名字，例如非法移民勞工組織(152)。

8 政治，與民主，哲學所宣稱的「理論政治」、後設政治，所謂的政治，替代

註解 [J6]: 局部的限定之下所製造的平等，是政治功能雙重的操作。這是政治的奇特處。不同於愛情，科學與藝術。政治是從無限朝向於一，愛情則是朝向無限。

的，則是思想。(152)

➔ Jason Barker 指出，巴迪烏其實一直在批評西方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虛構性。相對於施密特(Carl Schmitt)強調強大主權國家之必要，巴迪烏認為具有主體性位置的政治性發言(the political)已經被政治(politics)的無法壓抑的抵抗所威脅。我們可以檢視巴迪烏對於政治與民主的態度，以及他對於蘇維埃政權與解放區的态度。